

第五回 战东海哪吒负伤

灌江口杨戩献计

次日天明，十万天兵在长安城上空排列整齐。哪吒请了帅令先行出阵，四处巡逻一番。只见他脚踏风火轮、手握火焰枪、斜跨豹皮囊，收拾了几样随身法宝，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奔东海而来。东海之上，风不大，浪不高，虾兵蟹将们星罗棋布，来往穿梭，若隐若现，只是不见敖兴踪影。从辰时巡至酉时，哪吒一天水米未进，已经是口干舌燥。眼见红日西沉，突见海面上浪花涌起，一队水兵分水而出，隐约见敖兴在众兵将簇拥之下，踏波而行。哪吒一看，顿时喜出望外，心想：“敖兴啊敖兴，你可算是出来了，也不枉我这一日辛劳。我这就擒了你去，建这出战第一功。”想罢，忙催动风火轮赶到阵前，叫道：“敖兴，你这个胆小的孽龙，缩头的乌龟，让你家爷爷好等。还不束手就擒，免得爷爷手下无情。”敖兴道：“哪吒，你别欺人太甚，当年你打死我亲兄，辱我父王，这笔帐我正要找你算算。”二人话不投机，战在了一处。

一晃十多个回合，哪吒心想，我巡逻一天，无故耗费了许多体力，久战下去，只怕于我不利。我手中有捆龙索，又何必跟这泼龙苦战。想到这里，虚晃一枪，回手掏出了捆龙索，朝敖兴扔去。只见捆龙索一道金光将敖兴捆了个结实，正待上前擒拿，却见那敖兴手一伸，已将捆龙索抓住。哪吒大吃一惊，正在此时，忽见一条巨龙窜出，口中吐出龙珠照着哪吒头部射来，同时喷出一股黑水直射哪吒眼睛，又使了个巨龙摆尾，朝哪吒的身上扫了一下，真有千钧之力。哪吒眼睛睁不开，全身剧痛，脑胀欲裂，身体趔趄，险些栽下风火轮。那哪吒不亏为天庭名将，临危而不乱，连忙念动真言，现出三头六臂法相，叫

一声：“收”，捆龙索回到手中，手持斩妖剑、火焰枪、混天绫、捆龙索、乾坤圈数件法宝，敖兴一看大惊，心想：“没想到哪吒已练就这番本事，今日想擒他，看来是不能了。”只好鸣金收兵，此时夕阳西沉，海面再次陷入漆黑宁静之中。

哪吒乃莲花化身，又经多年修炼已成不坏之身，眼睛并不大碍，只是浑身被龙尾一扫，疼痛难忍，只得先回天庭歇息。回到府中，暗自气恼，心说：“我自列仙班，两千年来，身经百战，从未有败绩。想不到今日轻敌，居然败在敖兴之手，要不是有三头六臂之能，只怕要送了性命。幸好无人跟随，不然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，今后还有何面目立足天庭。”越想越羞愧，心说：“明日定将那孽龙擒获，以报今日之仇。”

歇息一晚，哪吒身体疼痛渐轻，就再次请令出战。他率领先锋营直奔东海而来，只见东海风平浪静，整整一天，也未见敖兴踪迹。如此过去了十天，敖兴就是不战，哪吒空有一身力气，却无处可使。哪吒心说：“你不出来，爷爷自有办法让你出来。”于是来到水中，祭出混天绫，一道红光闪过，混天绫钻进水中，上下翻腾，搅得水面如沸腾一般。结果搅动半天，也不见半个水族。原来，敖兴与众位大臣水眷，早已料到哪吒会故技重施，早早的将臣民千万藏于深海处，任凭哪吒如何搅动龙宫，就是避而不战。

如此月余，天庭与东海相持，始终无可奈何。玉皇大帝大怒，召回李靖痛责一番，限期十天，如再擒不住敖兴，全部革职查办。托塔天王李靖身为主帅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束手无策。他深知，此战胜败的关键在哪吒，自己虽是哪吒的主帅，又是他父亲，奈何当年因东海寻仇、哪吒自杀、翠屏山毁庙等诸事，父子嫌隙已生。哪吒

后来下山寻父报仇，李靖不得已上西昆仑求渡厄真人赐宝塔一座，才降服哪吒，因此多年来塔不离手。父子间的恩仇，至今尚未化解。如今哪吒束手，自己这十万天兵又如何擒得住敖兴。现在玉帝只给十天的限期，李靖也只好低下头来，劝劝哪吒。

入夜，李靖来到哪吒房中，见哪吒正伏案读书，见父亲进来，连忙起身让座，问道：“父亲大人，深夜前来，不知有何教诲。”李靖说：“儿啊，你连日来奔波劳累，为父本不想搅你休息，奈何父亲无能，玉帝又发下严令，十日之内如不能擒获敖兴，只怕为父及众将士就要革职查办，到时候，我李家的颜面何存啊？现在，为父只希望你能千方百计，施展神通，将那敖兴擒获，为我李家争光啊。”哪吒望着父亲，虽心有芥蒂，但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，现在低声下气的相求，如何忍心？说道：“父亲切莫忧心，连日来久战不下，儿子也十分焦心，现已有破敌之法，管叫敖兴手到擒来。你早点回府安歇，不日必有捷报。”哪吒这番话一来为安慰父亲，二来确是早有打算。哪吒知道，这天上地下的神将，论武功能耐，他虽算不上翘楚，但也不算落后，所以他罕有服气之人。但唯有一人，他不得不服，那就是自己师伯玉鼎真人门下首徒、自己的师兄二郎神君杨戩。当年，二人同在师叔姜子牙麾下，助周伐纣，情同手足，配合默契。为今之计，只能请师兄出手，方能擒拿敖兴。想罢，连夜赶赴灌江口。

杨戩乃玉皇大帝的亲外甥，当年玉帝亲妹思凡下界，嫁给一杨姓书生，生下杨戩后被玉帝镇在桃山之下，杨戩长大后劈山救母。后杨戩师从玉鼎真人，学得八九玄功，七十三般变化，又有缚妖锁、照妖镜、金弓银弹、八爪龙纹黄袍等法宝防身，故有通天之能。但因其与玉帝不睦，所以久居灌州灌江口，听调不听宣，享受人间

烟火。杨戩手下有梅山兄弟及一千二百草头神辅佐，每日游山玩水，倒也逍遥自在。

杨戩额头的天眼，稍一运功，即知四海神州之事。哪吒深夜造访，杨戩早已知悉，早早的就在府门迎候。二人虽为兄弟，但许久不见，免不了寒暄问候。二人落座，下人奉茶已毕，杨戩道：“贤弟，一晃多年，你我兄弟许久未见，听闻贤弟武艺又精进，且深蒙玉帝厚爱，可喜可贺啊。”哪吒道：“兄长笑话了，天上地下，谁不知兄长高能，且又远离天庭，逍遥自在，怎比我这公务在身，每日不得自由。”杨戩道：“既如此，贤弟不妨在我这里多住几日，也好陪哥哥我饮酒作乐，岂不美哉？”哪吒道：“不瞒哥哥，兄弟此番前来，确实无心饮酒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兄弟乃是有事相求啊。”说罢，将敖兴如何水困长安，玉帝如何下旨擒拿，自己如何与敖兴苦战叙述一番。

杨戩见哪吒小孩神态，却又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禁不住哈哈大笑道：“贤弟，你苦战敖兴之事，我早已有耳闻，且替你定下一条妙计。”哪吒闻言大喜，问道：“有何妙计，请兄长指教。”两人轻言细语，商量两个时辰，只听得哪吒是喜笑颜开。眼见东方已白，杨戩道：“此计一出，那敖兴即可手到擒来。贤弟，既然还有十日之期，贤弟何不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享这九日之闲啊。你且放下包袱，与为兄我游山玩水，放鹰打猎，痛快一番。”哪吒喜道：“哥哥所言极是，但兄弟我尚有军令在身，恐玉帝见责。”杨戩道：“贤弟不必担心，一切自有哥哥为你担待就是。”哪吒心想，杨戩乃玉帝外甥，玉帝毕竟不好责罚，于是痛快答应。二人习武打猎，促膝谈心，饮酒作乐，如此已过九日。

且不说杨戩与哪吒二人逍遥，但只表托塔天王两军阵前，木吒替下了哪吒先锋之位，日日到东海索战：“东海敖兴听着，我乃托塔李天王二太子木吒，胞弟哪吒生病，今日且由我代劳讨逆，快快出来受死。”敖兴所惧者，惟哪吒而已，其他人等，他均不放在眼里。如今已免战多日，哪吒又有病不能出战，今日何不出水一战，免得天庭小瞧了我龙宫。于是，催开水面，率众兵将而出。

果然见木吒率先锋营挑战，敖兴心里压力减轻不少，放松了警惕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木吒，当日哪吒被我一招击中，若不是他有法宝在手，我就取了他的性命。怎么，今日你也来送死么？”木吒道：“卑鄙小人，是大丈夫就光明磊落的与我胞弟斗上三百回合，使用阴险毒计，算什么好汉？”敖兴道：“呵呵，所谓兵不厌诈，只要我胜了，你又奈我何？”说罢，手执画戟，直扑木吒而来，二人战在一处。

原来，杨戩与哪吒在灌江口计较，敖兴所以高挂免战牌，所惧者哪吒也。如哪吒假托生病，敖兴心无所惧，必敢应战，故让哪吒托病不出，请木吒代行先锋之令。此时，杨戩已变成一只黄雀悄悄飞进长安城内，现形后求见大唐皇帝李世民，在后宫偏殿如此这般叙述一番之后，不多时，只见唐太宗神采奕奕，身穿九龙金线袍、头戴盘龙冲天冠，与文武百官、众妃嫔乘銮舆缓缓徐行到长安城头，排列就坐。只听见丝弦管乐吹奏天籁之音，歌姬们开喉献唱，舞女们姗姗起舞，真是歌有裂石之音，舞有天魔之态。君臣们，大声欢笑，开怀畅饮，对城头上空格斗厮杀充耳不闻，视若无睹。

敖兴与木吒大战几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木吒道：“敖兴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且不与你纠缠，待明日你我再战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敖兴

见木吒收兵，自己也不好追赶。远远望见长安城头李世民、魏征等文武百官正饮酒作乐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恨不得立即冲上城头，杀死仇人，但仔细一想，只怕是敌人设的圈套，于是告诫自己要冷静沉着，不能鲁莽行事。

原来，唐太宗正是杨戩变化的，他一边观看海面动态，一边紧握捆龙索，表面装作喜笑颜开，心里却是忐忑不安：如果敖兴不上当，自己的计划就全盘落空，那又该如何面对哪吒？眼看太阳偏西，他正满怀失落准备和大臣们起驾回宫，突见一条巨龙飞至城头直扑自己而来，杨戩大喜过望，随手将捆龙索抛向空中。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捆龙索已将敖兴捆得结结实实。只见那哪吒从空中俯冲而下，紧紧抓住捆龙索末端，杨戩变成一只苍蝇，悄悄飞去。哪吒昂首阔步，神采飞扬，一手擒着敖兴，腾空飞上天空。敖兴自知必死无疑，便毫无顾忌，破空大骂：“天庭与大唐王朝，是我们四海水族不共戴天的仇敌！李世民是背信弃义的小人，魏征是屠杀神龙的刽子手，四海神兵、各等水族从此与大唐势不两立。”只见东海水面之上，虾兵蟹将，一片凄厉的哭泣声和吼骂声。但敖兴被擒，群龙无首，众将也只能班师回朝，再做商量。